

總經理上海義成公司
同孚路一一九九號電話三一四四三

談
談
捧

摔是拍馬屁的別名，也是特別人吹捧的縮字，自摔字大行之後，一般仰慕者摔字，方能吃飯的人，便到處求人擡一擡，所以俗人拜客的時候一定說諸位多捧，然而擡人的事，可以硬去擡，那末，被擡的人，才有光彩的面子。別種人的事，可以硬逼着人家去幹，獨有這擡工作，萬不能硬逼人家去幹，換句話說，豈能硬要人家來拍自己的馬屁，三代以下，本有不好名者，誰知好名的人，越弄越多，於是摔字便十分大行了，摔俗人的叫摔角，捧俗的叫捧投、捧要友的叫捧捧，捧字上，捧出了無數的名份，無數的名投、無數的名要、聖廟場熱鬧當兒，有人很命的捧角，硬捧出了無數的名角、流水歸壑，一個捧字却是許多人的衣食父母，捧捧的人，可沾些被捧的人光，有被捧資格的人，自然有人自願的捧，次一等的，少不得求人擡場面，在摔字中風頭，善於捧的人，天然是高抬貴手，稍稍的血棒上一擡，獨有一般騎不上擡的人，見人家被擡又高又熱，自己沒有人擡一擡，覺得悽涼冷落，裏實難堪，不知怎樣鬧，發用了硬棒，誰不肯答應，就請他吃一頓雙豬頭的驚風痺運環拳，帝國主義式的威壓，怕的人很多，只得捧他、捧、捧得他高，希望他摔下來，那便天作孽的餘孽了。

記金姬失子成瘋事

一昨余以事至越城大營、見一羈囚一少年衣、口中頻呼脫局爲不憐我子同歸、少年啜泣說不得、窘甚、余怪而詢之旁人、始知嫖金姓、因失其愛子以物成痼疾、少年則其鄰人也、初、金嫖有子名伯雷、民五間、由其姑夫胡某二薦至杭州慶華網廠習業、三年期滿、復入十厘校工廠充札花師、月得十金、伯雷事母頗孝、每飯、必奉甘旨、金嫖亦以見此一子、極鍾愛之、詎知嫖生意外、民



南行瑣記

前時金嫗適在杭訪謁，失蹤一兩日，伯出猶半昧，遂謂廟主意見不合，除亦無他語，失蹤後，金嫗至獄中查詢，據伯出之契友徐勉菴金面生二人自白，伯出平日為人誠樸，東身自好，失蹤之則，亦無特異之言語果動，或疑其另有他故，然行李俱止，且四顧不告而行，金嫗託人四處偵查，并印尋人廣告多紙，張貼杭紹各處，亦毫無效果，金嫗以愛子生死未卜，悲痛萬分，襟上枕邊，因無時不滿瀟兮老淚也，半年後，忽得伯信，大致謂現在

滬上，須俟事業成就，始行還鄉云云，金嫗得大喜，日日盼出消息，仍如石沉大海，伯出杳無，然迄今忽忽五六年，日前金嫗之鄰人，自濟南歸，謂於徐州車站遇一少年，頗肖伯出，狀貌落拓，以車已罄行，倉卒中不及招呼，否則必當之同歸矣，金嫗驟聞愛子淪落天涯，大受神輕刺激，竟成瘋疾，哭哭無常，今遇過鄰人於途，故又責其不偕子同歸也，吁，慈母愛子之心，于此可見一斑。

記陳希曾口中之三怕

校則辦人之。一領以胸懷淡泊，不喜讚賞。迄今仍兩袖清風，貧如故。前年浙省府委爲浙禁煙局長。陳君堅辭不就，經將總司命催催。仍搖首去。陳君每語人曰：禁煙局夫人又求缺，即廉潔自持。年亦可獲四五十萬金。故自報上發表後，求者若以粉雪沓來。我自相我面。終不有錢人。一經任事，即不撈錢。人亦無能爲我諒。我又難保手下人之個個不撈錢也。且我生平自三怕。一怕小老婆傷身。坐汽中怕撞死人。有錢怕綁票。一任局長。囊中不思無錢。既有此三怕。終日將困坐愁城矣。

吃賑與吃賑

沽。說起來也可入以驚嘆此子。不過所謂鐵膽脫上。那惡作劇的先生。還是印給我的三等。這不氣人不氣人呢。

坐了頭等餐車。彷彿鄉下人上城裏。覺得無奇不有。當然要開口吹演演了。閑話少說。且石正矣。

這一節西餐車裏。一共有六十多個座位。實實是足足的坐了六七十多位貴客。這六十多位貴客之中。除了在下的一張特別頭等之外。還有一位有一張同樣奇怪特照會。其餘的呢。幾乎都是印在而孔扎的。上海人說法個張特別。照會的勢力。果然大異乎尋常。那位查票先生。眉頭一皺。竟是疾行而去。

茶房先生的主意。也着實不錯。一看晚上九點過後。在那狹窄的走道裏。頭接頭腳接死屍般躺下了。既得高枕而安臥。又可阻止乘客隨意行動。

勸第二天早上。還有更使我驚奇的事。便是一和百生。須大洋兩角。大洋兩角合小錢五百八十文。這件事的發生。是在我的吃早茶上邊。我費了七角五分大洋。吃了一客早茶。若起後座一位老先生。也想吃起東西來。先吃了「一個西米粥」。兩片麵包。茶房便要了他一塊大糖。這位司先生忽然記起看見我吃過咖啡。心裏覺着茶房欺他不懂事。也直着嗓子喊拿芥菜來。芥菜回了一聲真有咖啡沒有茶。偏又聽作了有一杯開水。便又催着要開水。開水一杯送來了。依樣畫葫蘆的要方糖水。茶房板門面上孔上撒了兩塊方糖來。這位先生纔啾啾咕咕的吃了。吃還沒有吃得完。茶房先生的粗皮大手。恭恭敬敬托過一張賬單。却是大洋二角。十合錢五百八文。並無折扣。如此貴的白開水。真是前所未聞呢。

野蜂浪蝶

一九三六年七月



伶工小史

●雙紫山名權。入華嚴、習音聲房唱蟹生、後經武北莊相來、介紹人小洪春班、始下海、繼拜菊仙爲師、搭四喜班、乃改唱老旦、對於吊橋哭靈諸劇、有獨到處。

●羅小貴 名賓祥，字英劬，京兆宛平人、王瑤卿之高足、原學秦腔青衣，未幾倒嗓，乃改唱老生。

●王友宸 原字幼臣，魯人、老譚之增也、初爲陸軍部錄事、雖唱頭點、下海不爲世重、後經票友薄原齋、及老伶工陳福勝之指點、方名噪一時。

●張德祿 順來子、夏月閨甥、初本鬚生、因倒嗓、改演武生、所能之戲、均順來親傳、爲蓋叫天下之第一人。

●孫振廷 卽小振廷、崑旦孫榛子、字小棠、河間人、俞振廷之甥、先從范福泰學藝、後師楊小樓、長板坡一劇、除小樓外之

●郭仲衡 名權、浙之山陰人、初爲內務部、官醫院西醫長、性嗜戲、乃改業伶、學汪派。

鏡
回湖
零記憶

鏡湖南沙風景地也。水荻村棧
。笛韻漁歌。沙洲暮煙。濃陰
起伏。春秋佳日。白鬚少年。
彩衣妮妹。咸結隊來游。不佞
十年詩酒之餘。半耗於此。晦
明風雨。未常與鏡湖一日無也
。以饑寒所迫。就食他鄉。日
昨歸來。鏡湖依舊。景物全非
。路盈衰草。岸滿落梅。寂寞
溪橋久無車渡。殘夜別院誰說
。唧唧。滿浦荻語而人荒。呀呀
鳥鳴而增愁。徘徊荒野。一片
淒涼。回首前塵。能不堪回潮
也。

步數遺東望 今於蒼茫暮靄中
不復見其倩影 點綴湖光

師爺廟

淮南離尹大耳公之賢陞。然
復兼署中征伐師爺之職。任里
本獻。事後患遺。猶力疾出
多情之雲。未久某師爺復調
其詳。師爺於算筭生活之
樞。君子善算之區。負負之
有千家講客者皆場。無戶招
大吉。師爺之服裝。于是乎
。有悉其事者。解釋與
至此再見師爺搖搖過市。前

口師爺副業

又巢。蘇林舉之。嬖社孫
上詩人君匡仰陶等所立。作爲
鹹味排長。及大且公榮任釅升。
未久。印與芳隣孟氏之妹。結黨
妝間。一時有萬紗窗下。公子
洋。刻有由洋來。述師爺近狀
復代親友某客作詞案。洋地爲
者。非親與友。遂一無顧忌。大
惜爵之勢。師爺生息。遂利市
曰。忽而西服忽而中裝。人爭
。臨隨表復。不如退而結綯。
義非服者。遂復其副業焉。



●蕪城一日記

也。
中道而阻乎念之。其奈
○蕪城一日記
揚州爲江北風景獨秀之地、腰
纏十萬、明月二分、自古詩人
客墨、眷殊政不江、蜀之戀南
佳麗也
余嘗以事
半日過揚
一日、

口天興一夕記

商聲出版後一週。報務記者何愛吾有燕北俞鴻大暨群興曹君仲修等先後蒞閤。當晚由吾愛召至大興聚餐。余與彭君際雲到最後。與燕北稍敘離情。便應召入座。主人點名後宣稱王傑謀失蹤。待半小時始到。同人會斟以酒。玉君連呼三大白。至此酒釁大開。燕北初頗豪爽凌人。四杯以後。氣漸中餒。有舉杯相約者。輒亂以他語。連呼上國府欺人過。蓋醉而有醉意矣。旋由曹君提議以對飲易易飲。少頃陳君不置。釁酌有醉意出。舉杯。開喉作聲。全席俱飲一杯。且飲口同聲相和之。衆然其說。于是聲。不絕如縷。余素不能飲。格于酒令。亦滿杯四。吐寘之地者。已大半矣。幸同人喧置于吸吸之間。未之留。意反是將醉不司支。席間尤以愛吾酒量昂壯。酣飲不遺餘力。有墮墮之稱。曹君酒後擬尋花伴語。賀夫願爲枕席。遂並有龍陽公子之譽。俱可爲醉史中。別添佳話也。

○席間醜態有大數斤 該忽告盡 愛吾聲欲再沽。宋君力阻始寢。適館中菊花鍋已至。飯亦並到。鍋底燃以火酒。同人有感火微無力者。乃以置火助燃。曹君更以飯。置之鍋中。時笑聲大作。咸稱爲簇花鍋中新增花樣。席散後鐘鳴已十一下。愛吾等相約到愛晚居談話。余以時遲乃歸。翌日聞愛吾云。燕北抵連江。吃忽。一語酒氣紅光。允進蓮座云。

▲茶社早點 揚城茶社。點心妙菜俱精。爲江南北所不及。余爲友人強君邀往蘭園小吃。點心每桌一籠。多客臨時